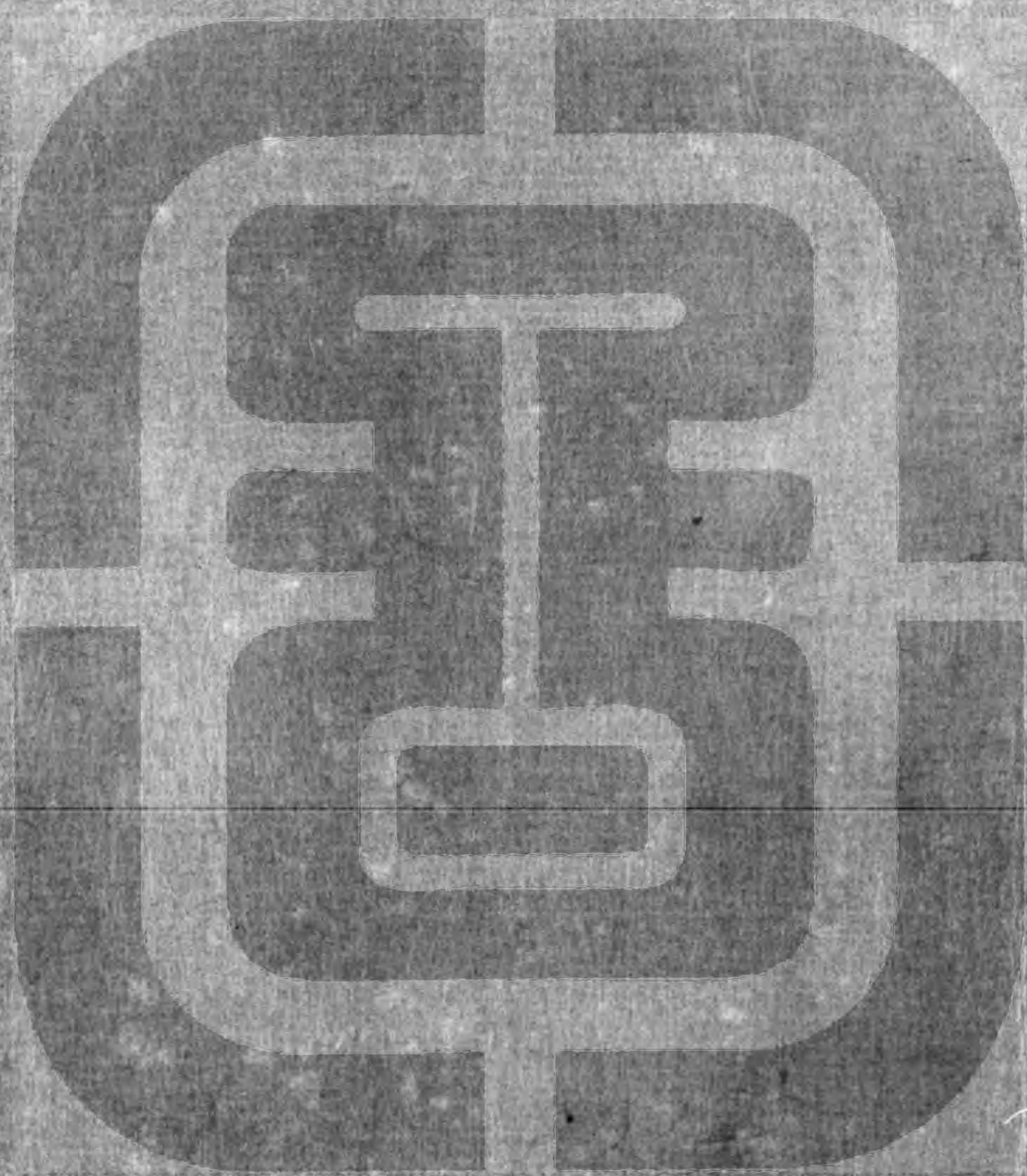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
人事部四十九

交友三

宋書曰晉安帝義熙初高祖命瑯琊王弘爲徐州治中從
事弘不就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爲莫逆交

又曰何點字子皙盧江瀟人也宋徵爲庶子不就與陳郡
謝淪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之交

王智深宋紀曰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
披衿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齊春秋曰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始爲南
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
稍相凌駕而超嘯傲不以地勢推之謂惠開曰我與卿並
有何等官闕俱是國家微時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開



欣然更爲刎到之交

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
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卿也今日與卿盡布
衣之交遊悛起拜謝

又曰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縣人宋太尉元景弟也當時
名士張緒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爲君子之交

又曰劉善明素與崔思祖友善聞死慟哭仍得病卒

又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惠
曉謝淪張融何點沈淵相與爲君子之交

梁書曰何遜字仲言東郡剡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
見其荅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
嗟賞

又曰張緬弟纘遷尚書吏部郎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

喉舌之任子野性曠遠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
纘遇便相推重因爲忘年交

又曰蕭介性高簡少交遊唯與族兄琛從兄眇音素子洽
從弟俶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又曰高祖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
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交

何玄之梁典曰劉訐字彥度與陳留阮孝緒申金蘭之契
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奧典

後魏書曰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少與崔浩爲莫逆
之交

北齊書曰崔瞻與趙郡李檠爲莫逆之交檠將東還瞻與
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恒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
歸吾於何聞過也

又曰表聿修歷任清華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部郎中
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藜藿聿修
猶以故情存問往來

又曰裴讞

魚列切

之字士平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

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之友

後周書曰柳弘字光道河東解縣人少聰穎工草隸博涉
群書詞彩豐瞻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之交

又曰張軌濟陰臨邑人也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
貧與樂安孫仁爲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又曰黎景希字季明河間鄭

音莫

人也好占玄象頗知術數

而落魄

音託

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交

又曰韋夔

休政切

字弘遠志向夷簡澹於榮利周弘正乃造

夔談諧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夔至賓館夔未赴弘正

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當時所欽如此

南史曰謝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

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風急或有覆舟者友人悟乃救

之弘微大怒投扇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北史曰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

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

峭立鍾會遇而絕言語麴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

三十國春秋曰燔煌太守李暘

古老切

表於段業稱暘盡忠

不貳橫爲李嗣所讒請業殺嗣暘自歸司敗業乃殺嗣遣

使謝暘初嗣與暘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暘曰我身

猶子身勿爲疑也及是暘反爲嗣所構暘乃恨之

又曰姚萇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

之一面如舊相識

又曰王鎮惡隨宋高祖入關中初鎮惡流寓嶠澗嶠澗人李方厚待之鎮惡曰待吾值英雄主取萬戶侯乃厚相報方笑曰本縣足矣鎮惡力不絕人不閑弓馬略通諸子兵書縱橫有智計以此成名及是李方向在鎮惡昇堂拜母拔方澗池令

陳書曰江總聰敏篤學有文范陽張纘瑯琊王筠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又曰陸景文字叔辯少有膽略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舊

隋書曰李密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尤好兵書常皆在口唐書曰武德中元敬爲秘書郎太宗召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資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

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也貞觀中任左僕射爲十八學士心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又曰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嘗謁駙馬王同皎甚器之及謀刺武三思事琚義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

又曰蕭昉河南人也開元中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簿後遷左拾遺昉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之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遺後爲將相

又曰權臯德輿之父大歷中卒于家元和中謚曰貞孝初臯卒韓洄王定爲服朋友之喪李華爲其墓表以爲分天

下善惡一人而已

又曰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爲盜與鄉人輔公祐爲刎頸之交公祐姑家以牧羊爲業公祐數攘羊以餽之

又曰楊憑字虛受爲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母弟凝麥相愛皆有名重交遊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交

又曰朱劼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中爲右補闕家伐孝義敬則憫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忠相友善

又曰劉黑闥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所費至盡而不以爲疑建德亦弗之閒也

又曰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

名爲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交會

又曰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正景獻河南令景衷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又曰楊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溫州刺史纂略涉經史尤明時豫少與瑯琊顏師古敦煌令狐德棻音友善友善大業中舉進士終爲考功郎中

又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後仕隋爲監察御史

又曰孔紹安越州山陰人也陳吏部尚書奂子也少以文詞知名年十三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誦集數十萬

言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紹安大業末爲
監察御史

又曰李密長安人也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密開皇中襲
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
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爲友玄感遂傾心禮遇定爲
刎頸之交

又曰劉衷之徐州彭城人也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
壽正宗卿李百藥爲忘年之交

又曰柳宗元移柳州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謂所親曰禹
錫有母今爲郡蠻方絕域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吾於禹錫
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
州禹錫易連州

又曰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表仁劾右

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
而交道終始不渝甚其爲時之所稱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人事部五十
交友四
莊子曰子祀子輿子黎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
存亡之體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為友
又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
又曰桑扈孟子反琴張三人相與為友
孟子曰舜上見帝帝館于貳宮迭為賓主是天子交匹夫
也
史記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
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
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人事部五十

交友四

莊子曰子祀子輿子黎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
存亡之體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為友

又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

又曰桑扈孟子反琴張三人相與為友

孟子曰舜上見帝帝館于貳宮迭為賓主是天子交匹夫
也

史記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
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
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

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為君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傅子曰杜畿至許見侍中耿紀共語終夜尚書令荀彧家與紀屋相比夜聞畿言異之至旦遣謂紀曰有國士何不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畿於朝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字國彥髦字士彥清平有識俱搃角為成器准與裴頡樂廣友善遣見之頡謂准曰喬及卿髦小減也廣謂准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准笑曰

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許之

魯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之有鄒文節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

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彼之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大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又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聞諸老耄昔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者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為服古之達禮者行之韓詩外傳曰宋玉因其友事襄王王待玉亦無異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下容終不與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別書傳曰六國時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往
 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併糧與角哀哀至楚楚
 用為上卿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荆將軍陵而伯桃
 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
 地下看之遂自刎死
 道學傳曰社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釣豈為白璧
 所回避不就會稽孔道微亦守志產與友善
 又曰薛彪之聞陶隱居委絨架石室與蔣負芻隣居接宇
 彪之歎曰彼二人者可為道友何為久滯東川於是命棹
 來歸便相就共住日夕講習
 又曰潘洪字文盛山陰人幼辭家入山修粟上法陶貞白
 見而悅之遂與投分共遊諸處尋求真書
 又曰許邁字遠遊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

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遂字
 德陽聞正令名不遠萬里徑來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伯
 仲數年中遂得病正為傾家救恤疾篤命絕停屍於堂殯
 歛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於南陽
 殷氏世傳曰殷襄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河南鄭廉始州
 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市
 眾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荀氏家傳曰荀羨與沛國劉真長太原王仲祖陳郡商洪
 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誘納賓友賢哲與
 羨等數人為布衣之好
 又曰荀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儔傑粲
 卒至葬夕赴者千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

稽康高士傳曰逢萌條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之四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鍾皓字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寔爲西
門亭長皓深禮之與同分義皓辭公府太守問誰可代君
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
張隱文士傳曰禰衡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
融已五十重衡才秀忘年也
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
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趨舍進止無不畢同造事營生業亦
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
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
遠近或經日乃歸復脩常業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

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也
英雄記曰表紹不妄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
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奔走之友不應辟命

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爲友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長安
與曄并贈詩曰折梅奉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得聊
贈一枝春

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初爲臺郎嘗出遊逢一童
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
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爲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賀
憲母昔有憲憲今有弟

又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
不至者嘗從建鄴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荅曰
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候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

爲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如期須臾怨至
一坐盡驚
又曰賀劭字興伯山陰人也爲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
交久而敬之
又曰虞倫字孝緒餘姚人也與駱瑗爲彈冠之友
吳錄曰步騭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
夜誦經傳
三輔決錄曰游舫爲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舫
同歲相善爲總麻三月
趙岐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裘仲從
之遊二仲皆雅廉逃名之士
華陽國志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爲刎頸之交時
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陳留志曰韋庾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
公與河內軼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皆修道潔
己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自娛

竹林七賢論曰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每一
相思輒千里命駕

又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問
濤濤曰吾當年可爲交者唯二人而已

崔豹古今注曰鄭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壩奴過而緣二切河邊
地於是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材落絕遠酷酒無處情抱
不申仍各以錢投水中依評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
名沉釀川

劉向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
在於太山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

之閒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絕絃終身不鼓以爲時無足爲鼓琴者

說苑曰魏文侯歎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世說曰山公與嵇阮契若金蘭山公妻韓氏覺二人異於常交欲窺之他日二人來妻竊窺之公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及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爲勝又曰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友曾共鋤園得金寧以鋤揮之與瓦礫無異歆掘而擲之

又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輕大軍而敢獨止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

知其賢自相謂言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疾促軍而還一郡並全

又曰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標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獨異於衆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淵便流涕投劍歸機辭屬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昨筆薦焉

又曰夏侯稱字義權年十六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譏氣凌一坐辯士不能荅代之高士多從之遊

又曰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殞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野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旣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亦隕

又曰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爲布衣之交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揚松玠談藪曰太原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

琴操曰三十窮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尸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賢好士三人俱往見之於豪嶽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爲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樂死則共之固辭二子曰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右傷則左勞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賢

用旨酒嘉穀設鍾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升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孫楚牽招碑曰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有橫波截流拊翼橫飛之志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乎季孟之間蔡邕真定真又碑曰其接友也審辯真僞明于知人度終始而後交情不踈而貌親

夏侯湛鮑叔像贊曰鮑子悵悵式昭德音綢繆陳仲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欽

周祗執友箴曰人亦可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旣至勁柏冬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夫西益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夫西益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夫西益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

人事部五十一

交友五

請交不許

世交

父子交

絕交

交友五

傅幹與張叔威書曰吾與足下義結執素恩比同生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

遠近為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

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

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哉

張奧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

耶

曹植離友詩曰王旅旋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網騰駕

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
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本同
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

謝眺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清風動簾夜
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時逢世道泰躡足步高衢江間寒
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日送邯鄲道李郭或同舟

潘夏時方駕歡娛終美景敷文永清夜捉膝豈異人戚戚
皆明姬

蕭鈞晚景遊泛懷友詩曰龍門低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峯
初辯夏爽氣早迎秋山翠餘煙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
轉波逐彩鴛浮風花輕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
想竹林遊

潘岳詩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不交
古善哉行日月沒參橫北斗闌于親友在門忘寢與食

請交不許

後漢書曰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于
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

又曰張霸遷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戚
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逡巡不答衆笑其不識世務

魏志曰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就刺史溫恢求
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孤如

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
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
輟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

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蜀志曰劉巴字子初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飛雖實武人愛慕足下足下雖天爵素高且少降意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貞潔已甚有聲譽時荀勗門宗弘盛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曰我與君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

梁書曰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性託夷簡特罕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拒而不許

齊春秋曰王僧祐字喬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思

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及侯伯未嘗與一人

遊焉

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太春扶風人也博學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太春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揚雄少從之遊數稱其德李溫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矣雄曰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遵歎曰益我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時人服之

世說曰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鄧颺何晏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名利而內無關籥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

罹禍况可親之哉後皆如其言
又曰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為人
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揔朝政從容問宗曰
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甚存

世交

後漢書曰孔僖字仲和魯人也祖父建少遊長安與崔篆
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焉
晉書曰咸寧初有司奏何劭及兄遵等受故禹令表毅貨
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
交遵等所取蓋薄一皆置之

父子交

左傳襄二十六年日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之子也伍舉出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

班布也布荆坐地朋友世親也

魏書曰陳群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也魯國
孔融與群父紀友又與群交

王隱晉書曰王戎隨父渾在郎舍時阮籍亦為郎每詣渾
輒云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戎時年十五籍乃交焉

北齊書曰陸昂字雲駒洛陽人也父子璋魏中書監昂為
河間邢劭所賞邢又與子璋交遊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
蚌復出明珠

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揚子雲
已下莫不造門

唐書曰郗士美字和夫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
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
當交二郗之間矣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爲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爲父齋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迓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義盡日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世表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王亦辭榮好養生之事每造遠遊未嘗不彌日忘返東哲弔蕭孟恩文曰東海蕭惠字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哲先君同僚孟恩及哲旦夕同遊分義早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立嗣哲時有伯父從兄之憂未獲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竟

絕交

毛詩谷風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史記曰相國曹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又曰越石父賢在於縲紲之中晏子出遭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門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而贖我者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縲紲之中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又曰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貢故長安人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尙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舉援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

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友為難也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劭邑人李達社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有隙

東觀漢記曰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為陪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又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為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

日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曰後連徵輒稱疾

魏志鍾繇傳曰王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友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

又曰管寧與華歆同學歆聞車馬聲出門寧割席曰子非

吾友也

徐廣晉記曰相國掾魏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諷友善鄭

袤謂覽曰諷姦雄必以禍終子宜絕之後諷果敗

齊書曰初劉逖與祖班以文義相得結陳雷之契又為弟

俊聘班之女將免魏彥深等也以告逖仍付密啓令其奏

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班由是疑逖告其所為及班

被出逃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

唐書曰韋澳貫之之子也大和六年擢進士弟兄溫與御

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

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荅溫曰高君端士

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終不詣元裕之門

表淑真隱士傳曰鶡冠者或曰楚人也隱居山林衣弊履

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為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嘗

師事焉煖後顯於趙鵬冠于懼其薦已也乃與煖絕
新序曰吳有士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
拘將死譚夫吾合徒取之出於道而後知其夫吾輟行而
辭曰吾義不同于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
志不爲危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吾因
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廬聞之命吏釋之胥鄙辭曰吾
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誠以譚夫
吾故免也遂觸膚而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而不受佞也
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
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後漢朱公叔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博于業不
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

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是
日談交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斷金由於湫
隘刎頸起於苦蓋是曰窮交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
權衡秉纖纒衡所以量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
塵遇如土梗近世有樂安任昉見一善則盱衡搯扼遇一
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於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
輕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恒滿及瞑目東越歸駭洛
浦總悵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
是諸孤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
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太行孟門豈云斲絕是以耿
介之士疾其若斯獨立高山之頂驪與麋鹿同羣
表嶠與褚左軍解交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

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與將軍遊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欣隨位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足下見直木必不為輪曲者不以為楠蓋不欲枉其天材令得其所不可自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關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一
人事部五十二

孝感

孝經左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大孽消滅雲景出游

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

魚此庶人謂有德不仕若曾子之孝千里感母能使其域致珍也

東觀漢記曰明帝光武弟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遠慕至踰年迺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正月上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親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積於樹百官取以薦會畢上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又曰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遭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賊

經其里束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兒嘗取水
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云行學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涌
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井旦出鯉魚一雙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終
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兔遊其下

魏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
櫬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晉書曰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猶令除掃牛下祥愈
恭謹父母有疾衣冠不解母令守椽實每風雨至抱樹而
泣母又思黃雀炙忽有十數黃雀飛入幕以共母食又母
冬月欲食生魚祥脫衣剖冰求之雙鯉躍出鄉里以爲孝
感所致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爲流涕

家貧無人鳴鼓每至號哭之時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
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

晉中興書曰何琦字萬倫遭母憂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
煙焰已交家乏僮役計無從出乃匍匐棺所號哭而已俄
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乃免

又曰烏程吳達往經飢饉父母兄嫂及群從小幼之親死
者十有三人達病篤鄰里咸葦裹而埋之親屬皆盡存者
唯達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賃夜還燒磚伐木夜在
山中屢遇虎虎下道避之夫妻勤苦期年中成七墓十三
棺鄰里嘉上其志義葬日悉出助之太守張崇之義其志
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功曹吏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蕭子顯齊書曰永興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日皆盲性
至孝年三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一 二
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
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收淚視地
見有堇生焉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堇生乃盡其夜夢
人謂殷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焉銘曰七
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乃盡

又曰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後母卜氏遇之無
道延供事肅謹卜恒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
而問之延知不言卜盛冬勅延云思生魚延求魚不獲卜
杖之流血延尋汾叩陵而哭得生魚一隻長五尺卜食之
積日不盡爾乃心寤撫延如親子

秦記曰符健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秦州獲尚
書趙琨煞而棄其尸琨子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

有羣鳥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反尋鳥向山而得父尸

南史曰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
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我不能去汝
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
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
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
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又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
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煞煞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
乃得免

齊書曰匡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
俗人交母病亡已經七日昕奔還號叫母卽蘇皆謂孝感
所致

齊春秋曰宗元卿字希符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

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如此爲常也
又曰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
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香非
常也父食之而病愈

又曰劉靈哲字文明母病祈禱至夕忽夢一人以藥與之
曰煮服之卽差驚寤於枕聞得所夢之藥似竹根服之立
差餘根於齋前種葉似蔥芪莫有識者

又曰蕭叡明字景儕在詩切母病風積年晝夜祈禱時寒叡

明下淚爲冰筋額上叩頭血出亦冰不流忽有寺人以小

石函授之曰此能治丈夫百病叡明受之忽不見人以函

奉母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卽平愈

又曰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夜於庭中祈祠聞空中云此
疾無他得了公藤爲酒便差卽詣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

求訪至宜都遙觀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
公藤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具款求意此公與之四段
并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翁不見依法爲酒母疾
頓愈

梁書曰陸襄字師伯母常卒心痛醫方須三斗粟漿時屬
凝冬日又暮矣求乞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
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焉

又曰臧盾有孝性隨父宿直廷尉母劉氏在宅暴亡盾左
手中指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

又曰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戚有若成人年八歲問其
母恨不識父悲泣累日忽云有見形狀卽其父也及母亡
廬于墓有烏玄黃色集于廬樹恬哭卽鳴止則無聲

陳書曰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

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
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
明徹疑其欺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三國典略曰柳遐母嘗乳間發疽醫云須人吮膿遐應聲
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

後魏書曰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母亡扶而後起鬢
髮墮落未及遷葬權殯宇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
群生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
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經之處
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無所
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

又曰吳遠達河東聞熹人父母爲人所煞四時號慕悲感
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後欲改葬歲月淹久亡失墳墓

連年於聞熹舊鄉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周遊巡
歷叫訴神祇忽於遠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
已下三世九喪

後周書云張元字孝始芮城人年十六祖喪明三年元居
常憂泣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言曰
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日燃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
明元求代闢如此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錍療其祖
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祖目必差如期果明

唐書曰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父爲猛獸所
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
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
林都賜物五十段

又曰博州梁文貞號州閭鄉人少從征役比迴父母皆卒

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墻爲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息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兔馴擾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行特絕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

又曰安金藏神龍初喪母葬於都南關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花開犬鹿相狎

蕭廣濟孝子傳曰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太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渚乃見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壻所寄熟而進之聞者

歎駭

又曰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百餘歲乃卒也

又曰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楫置之深浚艱辛忽有橫石特起直趨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又曰辛繕字幼文母喪精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鷄首鸞領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又曰文讓養母至孝及喪不用僮僕之力弟兄二人營築其墳塹歸取糧群鳥數千銜壤俄而成墳

小說曰宋宜都王鏗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夢見一婦人謂之曰我是汝之母鏗悲泣且說之容貌衣服事事

如平生也
世說曰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心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祖台志怪曰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覲行勅婢食母婢乃取蟻螯蒸食之母甚以爲美不知是何物兒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甚甘然非魚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曰實是蟻螯仲抱母慟哭目霍然立開
宋躬孝子傳曰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病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甌甌中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寶此甌宋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又曰陳遺吳郡人少爲郡吏母好鑊底煨飯遺在役常帶

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煨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遺食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有聞見
又曰韓靈珍東海郟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

又曰夏侯訢字長汎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訢衣不釋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訢出便卧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帝矜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得痊差
又曰宋承字世林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閒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
又曰韋俊字文高京兆杜陵人嘗與其父共有所之夜宿

遠旅時多虎將曉虎遶屋號吼後乃出戶當之虎弭耳屈膝伏而不動後跪曰汝飢可食我不宜驚吾老親虎遂巡而退屋人皆安全

又曰伍襲字世長武陵人父沒羌中乃學羌語言衣服與賓客人構諸羌令相攻襲乘其仇戎讎羌負喪而歸葬畢因居墓所每哭輒有鹿踞墳而鳴漢法死事之孤皆拜郎中而襲不忍受吏迫之乃掘室逃其中吏不知處

又曰繆斐東海蘭陵人父忽患疾醫藥不給斐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鑱而至求斐曰尊府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昨爲天曹攝錄斐驚起視父已差父云吾昔過伍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是此耳

又曰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

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爲娶齋酒米往婚家道值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直至銜邁衣若此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共舉酌於草中邁乃以擔煞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之誓不娶後邁嘗寢忽有一女言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敘說之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曉便語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趙卒邁絕復蘇者日數四邁年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曆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

又曰王靈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醋不入口被病著牀

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日食桶當差俄而不見之庭中橘
樹隆冬乃有三實食之病尋愈咸以至孝所感

會稽典錄曰虞國少有孝行後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止
宿廳事上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逐喪還至餘姚
住於墓前歷三年乃去

又曰沈震字彥威烏程人十歲遭飢荒忽夜中有人告震
曰西籬下地中有米五十石可供養旦夕即掘之果獲焉
風俗通曰楊範字文端齊人齊宋之亂母在縣賊中採樵
藏於地夜取之進母如是非一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
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劉向孝子圖曰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萬爲
兩分與兩弟己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
推與之居無禍患妻產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

欲掘地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云賜孝子郭巨
巨還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聞官官依券題還巨遂得兼
養兒

又曰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
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
甚憇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
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爲奴敢屈夫人之爲妻婦人曰
願爲君婦不恥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日本言一人今
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
能織耳主曰爲我織千疋絹即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
之內千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處
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
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致飛鳧一雙游密廬旁小池後遭母喪密至所居一宿故時雙鳧復來時人服其至孝

朝野僉載曰崔渾爲侍御史清白温恭能盡色養父母母小不康輒祈幽請以身代母嘗有疾渾跪請病受已有頃覺疾從十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丁父艱勺飲不入口毀脊骨立無何不勝哀而卒朝野傷心

御史臺記曰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悌稱斛褐臨清尉丁母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乎京邑轉鄭縣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暝而葩蓋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監察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荷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廳事斯須五色雜絛周於縣郭道路仰望久之以狀聞勅編諸國史尋

遷司勳負外其并州廳前有叢葦小鳥來巢如鷓鴣矣孕卵纔數日鷓鴣毀而見已諭於母矣枝且不勝墜于地月餘五色成文如鵝馴擾閑暇無復驚懼洎能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于今稱爲兵曹鳥初居喪管城每一哭群鳥畢集至于萬數墻宇皆遍至有樹條折者周原野村鄉嗟稱之每所居其巢燕數乳必返哺踰旬後分飛矣此孝義感通也史系曰趙雋字子奇平陽岳陽人也父聃爲縣西曹書佐嗜酒夜歸里墅橫卧途中雋年十八見父歸遲即尋迎之父醉負而不勝脫己衣覆之是時冬中浮寒方甚雋單衣而已岳陽山多鷲獸夜有豹視之爲之岐道而去將旦與父同歸縣吏異之時人以雋孝感所致父卒不呼相者自營丘封有白鵲常遊於其冢棗樹雋每朝夕臨鵲爲之悲鳴終喪而去會潞帥劉稹反家近潞發軍士齊討民散走

時儁母年八十餘唯一子乃平其父墓別以物識之輦其母入文城西山妻蹇步捨之至山數宿妻方至逃難者多糗糧踴貴儁拾橡實飴之以木蜜供膳者終歲逮積滅復輦其母東歸岳陽丘隴悉爲軍盜所發唯儁冢墓得完復起塚焉母卒哀毀過制縣令京兆韋伯倫知之給米粟蠲其家儁將葬母貧鬻其子質劑已定其夜夢一人謂曰爾舍東有錢百萬乃自發之及且儁自舍東手掘之果得錢符夢數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一
孝子
爾雅曰善父母爲孝
毛詩邶柏舟曰凱風美孝子也
南風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二
孝子
爾雅曰善父母爲孝
毛詩邶柏舟曰凱風美孝子也
南風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又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小而迫數侵削役于大國父子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陟彼岵兮
山有草瞻望父兮

又曰谷風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蓼蓼長大兒也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中心不精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尚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
頑母靡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大戴禮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故州
闈鄉黨稱其孝也孝子不服闈不登危懼辱親也

服事也 不於闈 冥之中從事謂卒 有非常失禮也

又祭義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
養者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
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
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
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烹熟膾菹嘗而薦之非孝也養

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慈愛忘勞可謂用
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
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終禮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
目常思父 剛之顏色聲不絕乎耳心
志嗜欲不忘乎心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
也

又曰子曰舜其大孝也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大德也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又曰閔子騫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
成聲
夫樂之和猶人心雖 喪以除而哀未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不

敢過也

又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

左傳曰鄭莊公即位姜氏愛其叔段請京使居之叔段襲鄭莊公伐京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遂而相見闕穿也其誚曰不然公從之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蓋諸侯之孝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蓋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蓋士之孝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

又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顛顛消形求醫翼宋均注曰翼全羽翼親者也

孝經說曰孝畜也養也

論語學而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

又為政曰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言和顏悅色為難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遊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茵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

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又曰曾參者武城人字子輿志於孝道故孔子因之作孝經齊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祿則憂人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也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為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書曰梁孝王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殮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

又曰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餅音餅每自買進之

又曰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嗽必先讓父母鄉里號曰張曾子九歲通春秋復欲進業父母語汝小何能多霸曰饒為之故字伯饒後作會稽太守兒童歌曰城上烏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又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大司農陳奇舉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設為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無儲乞少置

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赧奔走

又曰黃香字文疆父況舉孝廉貧無奴僕香躬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卽扇枕寒卽以身溫席

又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去之

又曰樊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嘗病癱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

又曰張表字公儀奉之子也遭父喪疾病曠年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闋醫藥救療歷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成聲見酒肉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會飲食宴爲其不復設樂

又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漢范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鈞

求得之僅免於死

又曰李充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釀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出其婦

吳志曰顧悌以孝悌廉直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服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書應諾畢復再拜父終水漿不入於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坐於下對之哭泣服未闋卒

臧榮緒晉書曰長孫略字文度以富春車道少動經江水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車略常步從遠者百里每渡浦則親入水扶持籃車

又曰嵇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足謹身節儉朝夕

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役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
 又曰晉齊獻王司馬攸字文猷晉文少子太后崩執喪過
 哀動必盡禮左右或以稻米干飯丸理中丸以進王對之
 涕泣不食經三年杖然後能起人有犯諱者常悲不自勝
 又曰王延九歲喪父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之夏則扇枕
 席冬則以身溫之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王隱晉書曰李膺字宣伯遼東人祖父敏漢末河內太守
 為賊所迫逐不知所終其子追索歷年無所見比居與父
 同年者亡因制服行喪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勸令媾婦
 一孕生膺遂絕房內常如居喪禮重之不堪其憂數年而
 卒膺母更適牽招膺不識父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
 感亦如遭喪之禮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發
 名

又曰郗詵對策上第拜朝議郎母憂去職母苦病亡不欲
 車載家貧無以市買乃於所住堂北壁假葬朝夕拜告養
 雞種蒜竭其力術過三年得馬八疋輿棺至冢負土成墳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遭母憂哀毀過禮時
 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食流涕悲不
 自勝語康伯曰汝若居銓衡之職當用此輩人及康伯為
 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又曰范宣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問痛邪荅曰非為
 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也
 又曰後蜀李雄太子班雄寢疾班晝夜省侍衣不解帶雄
 自少攻戰大被傷痍至是多膿潰班為吮膿殊無難色班
 即雄兄之子也
 宋書曰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濫被

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
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辨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
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漚骨
當悉凝沒乃操刀泔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
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續終身常居墓所山
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逢鹿解網必解放之

又孝義傳曰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耶利魯郡太守
宋元嘉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卽日
遣妻布衣蔬食如喪禮歲時北向流涕耶利後仕魏書戒
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
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虜改節不廢婚官宋大明中懷順宗
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摸並力屈
來歸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叱馭王

陽迴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
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
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凍時人以爲孝感

又曰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寶年八
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
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又曰散騎常侍表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
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又曰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宋少文並有
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
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
蘇

又曰謝瞻字宣錯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

疾疇晨昏溫清嘗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
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而微賤過甚一
家尊卑咸矚至性皆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十年餘
又曰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為
何展禽並為高士沈顛所稱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
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伯璵與弟幼
璵俱厲節操養兄孤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
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謁
又曰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大明二年父
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
截居常皇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
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痛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
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

殯所須吏便絕州縣一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
布賜其母穀百斛

又曰彭城劉悛司空勳音免之長子年十三身長七尺三寸
以孝悌稱勳見害於朱雀街悛兄弟平生不行此路居喪
骨立柱而後起悛為黃門郎稍遷右衛尉明帝崩衛送山
陵不獲已從朱雀街過感慟而卒

齊書曰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父入魏文殊思慕泣
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縑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
守謝淪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揖拱其中歲時
伏臘月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

之表其行鬱林詔勝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胡官切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瓛手持
膏藥漬指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

子稱嘯小名也

又曰樂頤字文德南陽人也世居南陽父在家病亡頤忽思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頤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齧被至碎恐母哀己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之設食枯魚菜菹庾云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又曰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美姿儀除尚書左侍郎遷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鄰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肱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江夏王錄事梁書曰沈崇僚字思整吳國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

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僚之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遞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僚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就墳哀慟飛鳥翔集夜常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進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帝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又曰荀匠字文師穎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生十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十三
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
爲元凶追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
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梁天監元
年其兄斐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
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
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
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
枯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
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官而毀悴
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古人故推
汝爲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
汝身匠乃拜竟以毀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三

人事部五十四

孝中

陳書曰徐孝克陵第三弟事所生母盡孝每侍宴無所食
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又損減高祖密記以問中書舍人
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
斌常莫能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奉母斌以啓高祖
高祖歎嗟久之乃勅所司自今享孝克前饌賜以餉其母
後屬兵荒母病思粳米粥不能得而孝克終身不食粳米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太宰王詳字季海性至孝言
及二親未嘗不嗚咽摧慟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燕書曰周存字道名上谷漁陽人王彭祖叛母遇寇離失
所在分崩州郡隔異存冒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周遍存

亡無問後傳在昌黎而存己屬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統
存徑投高祖客之爲置酒於坐問存君失母來幾年相見
當識否高祖言音未止存涕泗覆面尋聲而對辭甚悲酸
舉坐莫不忼慨高祖亦爲之動容由是意遇倍加存停舂
不得母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旨陳
謝曰聶政荆軻刺客之流意氣之激願甘死秦韓今明公
無求於徵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奉給以荅厚恩然老
母未審存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未敢廢心昔徐庶指方
寸以求辭今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而聽去
後魏書曰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
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
及烝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
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

斷諸肴味二十年間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
等乃還鄉葬焉

又曰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擊
便即致死眞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乞慮身代
老父命使嬰稚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
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
以從遠流

又曰辛少雍字季冲隴西狄道人也少聰穎有孝行尤爲
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
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又曰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太和中爲給事黃門侍
郎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
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世稱之

又曰寇治字祖禮上谷人也世宗時爲荊州刺史治兄弟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返亦如之

又曰孝文帝以文明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二日哭不輟聲

又曰元順字子和任城文宣王之子遭父憂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作作對曰此榻曾經先王所坐順卽哽塞涕泣交流久不能言遂令換之

又曰楊弘三歲喪父爲母所養母年九十三終弘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終恨不識父追服斬衰誓終身命經

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旌其純孝

後周書曰樂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中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

又曰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動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瑩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

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特引見與言論時有會於
護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
人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
子於京城常給其衣食
北齊書曰李元忠母老多病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
善方伎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矣
又曰李密平棘人元忠族弟性方直有行檢因母病積年
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究經方洞曉針藥母病乃除
唐書曰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
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
遂嗚咽流涕因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又曰歐陽通為中書舍人調露中起服每入朝必徒跣至
城門然後着靴直宿則席地藉蒿非公事不言未常啓齒

歸必哀號無時國朝奪情唯通得禮

去其山嶽人至今

又曰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為亂兵所害少玄
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
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滲焉
少玄乃刻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體以葬盡禮病
創歷年方瘳首貞觀中本州聞薦拜徐王府參軍
又曰陳集愿瀧州開陽人也代為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
刺史集愿幼有孝行父纔有疾即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
嘔血數升枕服苦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千餘
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又曰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
仕躬親藥膳蒸蒸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年及母終廬於
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勣監國下令

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左
內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
皆就讓決焉聖曆中中宗居春宮詔拜太子司議郎及謁
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
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又曰張志寬河東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寇
賊聞其名不犯其間後爲里尹左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
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
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怒曰妖妄之詞繫於獄遣馳驗之果
如其言令異之以聞高祖旌表門閭就拜員外散騎侍郎
又曰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
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日遂喪明俄有白鳥巢於墳
樹子通兄弟八人皆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

爲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
重之號爲甘露頂年十四待御史唐臨爲河北巡察使敬
彝父智周時爲內黃令爲部人所訟敬彝詣臨論其寃臨
大奇之因命作詞賦智周事竟釋特表薦敬彝補陳王府
典籤智周在官忽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
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卽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
事在不惻得無戚乎遂請急倍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毀逾
禮事母復以孝聞軋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
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自背負以候母焉母卒高
祖特詔贈以縑帛仍官造靈輿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
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爲酷
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又曰給事中李日知事母至孝時母年老嘗疾病日知取

急調符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
 邑而卒將葬發引吏人齋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慟
 絕人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
 劾潛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
 黃門侍郎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看其親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
 若事烈君嚴主
 又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問
 說苑曰曾子芸而誤斷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
 有頃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大人用力杖參得
 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哲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

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謝孔子孔子曰汝不
 聞瞽瞍有子名舜舜事瞽瞍求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
 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今子委身以待暴怒殺身
 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之大乎

又曰韓伯逾有過其母笞之泣日他日未嘗泣今日何泣
 也對日逾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家語日子路問於孔子日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
 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子曰意者身不
 敬與辭不慎與色不悅與有一於此古之人有言日人與
 事不女欺言人與事實相通不欺也今盡養親之道而無三者之闕何

為無孝之名乎孔子謂子路日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舉
 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也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修身而
 身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

名也

呂氏春秋曰樂正子春下堂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荅曰吾聞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吾忘孝道是以憂也

又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
盧盤估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彭城人父亡六日年四歲問父所在母辛送光至父家光再拜伏哭欲留冢下母抱歸悲咽三日不食至年七歲欲見父像雇畫師畫其父像朝夕拜謁如父

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着班蘭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腳跌恐傷父母之心因僵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其傷

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又曰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葦絮爲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尚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
又曰程曾字孝孫桂陽人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常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蕭廣濟孝子傳曰申屠勳字君遊河內汲人少失父與母居孤貧傭作供養夏天多蚊子卧母床下以身遮之

又曰宿倉舒陳留尉氏人也年七歲遭荒父母飢苦倉舒求自賣與潁川王氏得大麥九斛後王氏免之累官除上黨太守後尋覓父母經太原南郭忽見母遂還舊居母卒

悲號而死

又曰王驚盧陵石陽人父喪未葬假瘞宅後野火燦燦驚力不能救投火而死

又曰媯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南郡太守被劾入重罪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中但詣公卿門及行路時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又曰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也伯父大司徒湛孝謹敦睦世號伏不鬪恭事後母著孝建武初累遷太僕上臨辟雍於萬人中拜司空衆以恭孝行故光之

又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家貧母以冬月亡無絮自此不衣綿帛與同縣孔凱善時寒月就孔宿飲酒醉眠孔以卧具覆之百年覺引去謂孔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

又曰郭世道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事後母勤身供養婦生男夫婦共議養此兒所廢者大乃瘞之母亡服音追思未嘗釋衣

又曰桑虞字子綱魏郡黎陽人晉黃門郎冲之子喪父虞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白粒以糝藜藿

又曰何子平廬江蕩人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荅曰尊老不辨常得生米何容得食白粲有贈鮭音圭者不可寄家則不肯受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宋大明末飢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叫居屋不蔽雨日兄子伯與爲葺治子平日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

孟宗別傳曰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訓之以禮宗初爲雷池監奉魚於母母還其所寄遂絕不復食魚後宗典知糧穀

乃表陳曰臣昔爲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穀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
世說曰晉王祥事繼母朱氏甚謹家有柰樹結子殊好常使守之時大風雨至祥猶抱樹而泣母常夜持刀往祥所暗斫之值祥私起刃及被而已祥知母憾意不已因跪前請死朱氏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搜神記曰吳猛蜀人小兒時在父母傍時夏月多蚊而終不搖扇懼蚊虻之去我及父母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四

人事部五十五

孝下

孝下

祿養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字孟嘗西平人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出宅苞日夜泣不能去被歐杖不得已廬於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發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喪喪過于哀既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汝居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弟子數破其產續復賑給

又曰李篤字君淵汝南上蔡人家貧夜賃寫書爲母買肉

一斤梁米一升妻子茹菜有室無蕃
又曰周盤字堅伯安成人江夏都尉遺腹子也居貧約而
養母儉薄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而歎
又曰李鴻字太孫上蔡人閨門孝友弟仲爲從父非報讎
繫獄鴻便割髮詣縣通記乞代弟即自殺仲得減死子先
亦以孝稱父喪嘗於牀閒得父亂髮投而狂走號叫躡躑
先後坐事當刑詔以鴻先義孝一切減死
又曰殷輝音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謹愿之性其在襁負
母育之不勞少歲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輒進與其母未嘗
先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
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倨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
異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煞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

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
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師覺授孝子傳曰趙徇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
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
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沒徇思慕羸悴不異成人哭
泣哀號居於塚側鄉族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
中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
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
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海內先賢傳曰陳寔之子故大鴻臚紀字元方紀至德絕
俗才達過人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
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厲風俗焉

孫盛逸人傳曰了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投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酣罵木人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具以告之卽奮劒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也孝千傳曰蔡邕性純孝母常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變節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又曰鮑得小子日昂至孝過人初得疾經涉數年常俯伏左右衣不解帶又蕭廣濟孝子傳曰施延字君子少盡色養之道赤眉之際將母到吳郡海鹽賃爲半路亭卒每取月直以供養督郵馮敷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餉錢並不受

王烈之安城記田縣有孝子符表以孝聞天下年十六其母姜氏有疾侍省晝夜數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至性感咽而至於殯俄頃母亦沒一日二喪在殯葬於四望岡太守王府君樹雙土闕以表其墓唐新語曰劉審禮儀鳳中爲工部尚書時吐蕃人寇命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諸子詣闕自拘請入蕃以贖其父詔許之次子歧州司兵易從往蕃中省侍比至而審禮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志性還其父屍易從跣足萬里護襯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兵部尚書謚曰僖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爲祖母所養祖母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及事繼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兄弟同居家無異爨

闔門二百餘口人無閒言易從後爲彭州長史爲周興所
陷將刑百姓荷其仁恩解衣投于地曰爲長史祈福有
司平準直千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
子昇年十餘歲配流嶺表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
信爲首領所保持僅而獲免
又曰長孫從直趙公無忌之玄孫年二十餘父元適爲延
州膚施令從直隨之官膚施近邊多蕃部落往往劫掠城
邑前後不能制元適初至果遇蕃騎數十劫掠縣下元適
所從人吏二百人追之及於近郊賊皆歇鞍解甲元適攻
之而所將人吏無甲冑反爲所敗從者皆走還元適猶與
戰遂爲所執縛之於樹將加屠戮從直聞之遂跪至父所
不懼鋒刃以身蔽父羣賊集矢射之身加蝟毛又中數十
刃體無完處從直死之而州兵大至父乃免。國史補曰

杜羔有至性其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
之羔常抱終身之戚會兄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
老婦辨對見羔時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問
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
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
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
於某村某家問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八十餘指其丘
壟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朝野僉載曰蘇頌
爲中書舍人父右僕射瓌卒頌哀毀過禮有勅起復頌表
固辭不起上使黃門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終坐無言乃
奏曰臣見瘠病羸瘦殆不勝哀臣不忍言恐其殞絕上惻
然不之逼也故時人語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語錄曰韋溫文宗朝欲以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

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用韋溫聲色俱厲戶部侍郎崔蠡進曰韋溫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况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又曰路隨年在齟齬喪其父至十許歲其母問曰識爾父否隨嗚咽無言不識也母曰只爾一面隨後殞絕以至成人終身不攬鏡加以至行純古士大夫推之朱崖慕其德以愛女適隨之子李太尉家有路郎即隨之子也官至當州守生資唯有琴一張

史係曰盧昭美字子明范陽人五歲念孝經論語與童輩爲師事之禮至於父母字坐則起而言母劉因往兄之家飲酒歸夜連吐昭美憂形于色取其吐嘗之或詰其故昭

美對曰母自外食寧不知其毒邪行超無而歎曰盧氏之家有曾子矣時同里大稱河東裴安特異之比昭美於蔡順過之母卒父蚤亡家貧無以葬殯訖乃備爲無極酒家保得月資與女弟令備奠祭酒家怪其衣服藍縷得直不以時價古幣責之昭美具以情對言發涕泗從橫酒姬爲之咄嗟輟食謂其四子曰我爲乃家婦生不貧矣又幸不以若父鎡錕上音茲下音其錕也方成衣食而日日意錢顧乃家財充若費乎我卒若必不如此月傭摧辱爲母也四子俯伏母盡以緣身衣被釵釧與昭美令葬其母赦其傭免之昭美歸悉以營奉母祔焉又計其祥禫所費市之餘金復齎還酒姬其妻欲止之奚不留爲給家財盡復爲傭兒乎昭美怒欲出其妻其兄深勸止之然雖同室終不面焉妻亦悔過發憤而卒

又曰孟元方字弘規東平鉅野人八歲聰悟過人父友南陽鄧恪來省會其父出遊鄰縣母命元方接對恪見群犬互噪戲元方曰郎子姓孟近犬必猛爲余叱之元方曰尊客之前不叱狗恪曰小兒解書語元方曰鄧老樹村中來真田舍則不知書恪大慙後至父來謂之曰爲孺子所辱賴無人見元方應曰子見父知豈無人乎年十八明經擢第父母相次而卒元方五十日未嘗有笑容唯以讀書爲業頌詩至蓼莪篇必哀咽號咷情慕不已則必徑往冢所抱樹而哭或日暮則止栖柏庭亦無恐懼之色會昌末有盜發其塚而元方在河內夜夢告之往到鉅野修奉畢捕其盜手殺以祭而鄉里以爲元方殺人鉅野令收捕之撈音彭又掠無一辭盜塚家愈稱冤移獄及郡將按致其罪甫孟切會賊家鬻物於市爲他塚家所識又擒其弟焉太守然後

知元方無罪赦之而責其令或問元方曰何不自明元方曰手殺之何故自明後終于家元方嘗於鄉因大哭又曰毛標字表立宣城溧水人年八歲穎悟異於衆子日誦五百言母鍾氏連年病疾標日夜祇奉諸兄悉寢唯標在母床側隨呻吟之聲至于枕前衣不解帶蓬頭垢面蟣蝨盈身曾不搔視親戚大嗟異迎名醫嚴願與母誅脉才言不濟標號哭頓地願佯言可救郎子善祇奉願退而告曰嗟乎此子孝德若是而親疾不可救天道奚處嗟歎良久翌日母終標伏母呼號哭不食三日家人倉卒之際遺燭致焚舉家出避火唯標抱其柩涕泣火爲之飛去鄰舍柩得免莫不異之將葬標羸瘠杖不能起扶持方行猶蹈雪跣步四十里太守命縣宰就視致粟帛給遺及標病革誠其子貞曰吾以家門修飾遂及於此吾生無益於人死

固不害於人唯宜薄葬止於周身貞奉其教行之鄉里稱焉
 又曰夏侯珮字儀玉譙郡人三歲而孤養於世母崔氏九歲孝謹過人同祖兄弟皆虧失於崔崔撫珮歎息而泣曰若三歲喪母而我養汝若孝於我過於我生諸曹百歲後若善為我殯焉珮涕泣不勝方知幼失父母因日夜涕泣問母封樹崔引至其塚珮慟哭而絕崔遽救之抱而歸再慟猶謂在塚畔年十九歲崔亡若喪其母崔氏之數子皆不終喪制飲酒食肉而珮最孤幼群兒咸惡之或夜相聚攜持珮醢以酒啗以肉珮入而復吐數四群兒笑以為樂珮涕泣不自勝皆曰僧兒強而復吐猶為悲珮曰誠感鞠育之恩得遂庶幾終天之報所以不覺沾襟因大哭群兒忍人也皆為之流涕每締嘗之禮於世母神座別致敬焉

年二十五卒于家里人謂其封為夏侯孝子之墓

又曰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

解釋音中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

三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厚於三子命操常執勤主炊為

三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勞倦

張誨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人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

操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

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嗜酒佚蕩不敢抵忤於人或至

及門詬詈詞及母氏而操為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咸曰

不謂三賊有令弟某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終

其二子已亡而操訓養踰於未亡日哀毀過禮廬於墓側

每夕有狐狸羅列散於廬左右欲旦而去者三年時人以

操在野野獸為之衛侍非孝感通於神明其孰能逮於此

服闋明經擢第歸上塚盡以報揚名之義里巷榮之調爲
臨渙縣尉毗佐以寬仁吏民至今稱焉操以官舍都屋尊
老所處不敢寧居唯西廡而已都屋設几筵神座祀之出
必告反必面過其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
尊者無大噓咄責之音同寮服之操每旦具冠帶搢紳讀
孝經一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其數讀至喪親章號咽不
勝哀追感之心如新丁故操子昭有文名於世次子雲恭
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師貞朝夕膳食非手則福
不能食居處號爲嚴絜或問其故師貞曰居處不莊非孝
也師貞偶疾卧其父福暮食不安師貞歔然起號曰是夜
食之不精羞果餅生之所致因師貞驚起而愈兄有疾經
旬不差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爲讀道釋經夢神人曰若
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曉
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而求之兄疾遂愈後考
妣繼喪六年有雙白雀栖飛戶閒除几筵之日與師貞喟
噍頓翅狀若號咷躡躑久乃去

續定命錄曰賈直言父道冲德宗朝漏洩禁中事帝怒賜
鳩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白
左足洞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以
勁直聞爲鄆帥縻以郡職劉悟殄東平之強直言之謀也

朝廷以功就徵拜諫議大夫悟上表乞留委以戎事大和
初授絳郡太守每話所經之事自云始欲鳩志在必死岑
然覺毒汨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
狀天陰則又甚焉眎其脛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傍攻出六
膿液紫瘀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始知
何遜之好不誣矣自絳除壽春竟終天年七十有六
因夢其親曰祿養則吾亦覺而求之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週鍾釜猶欣欣而
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
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尺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涕
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不交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後漢書曰廬江毛義有孝行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
定而府檄至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
去官行服數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乃
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謝承後漢書曰周盤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至
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黃恭廣南記曰吳甫舉茂才累年不遷甫有老母年九十
有餘乃上書自乞減品爲四百石長庶得其俸以養母詔
聽除補南陽新蔡長遂以甫爲准率減交趾茂才皆爲四
品也

晉書曰羅企生字宗伯多才藝初拜左著作郎以家貧親
老補臨汝令

世說曰李弘度嘗歎不被遇殷楊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

志爲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嘗聞窮後豈暇擇木
遂作剡縣

晉書曰羅金坐牢宗命冬木葉四散六者并取以寒貧
品世除

難糾譴而楊祿黎縣漢國商義其率所交捕數本皆就
所給改土書自文

黃恭南前因是出舉效卜星平不靈南自未抄平人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四

歸水送難傷且國遠守望即單後從與會請下夫前於年
爲時感感湖蓋洲陽家貧感者不器

夫高許

家而取



